

十四

劉家的事辦得很熱鬧。劉四爺很滿意有這麼多人來給他磕頭祝壽。更足以自傲的是許多老朋友也趕着來賀喜。由這些老友，他看出自己這場事不但辦得熱鬧，而且「改良」。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經落伍，而四爺的皮袍馬褂都是新作的。以職業說，有好幾位朋友在當年都比他闊，可是現在——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變遷——已越混越低，有的已很難吃上飽飯。看着他們，再看看自己的喜棚，壽堂，畫着長坂坡的掛屏，與三個海碗的席面，他覺得自己確是高出他們一頭，他「改了良」。連賭錢，他都預備下麻將牌，比押寶就透着文雅了許多。

可是，在這個熱鬧的局面中，他也感覺到一點淒涼難過。過慣了獨身的生活，他原想在壽日來的人不過是舖戶中的掌櫃與先生們，和往日交下的外場光棍。沒想到會也來了些女客。雖然虎妞能替他招待，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獨，沒有老伴兒，只有個女兒，而且長得像個男子。假若虎妞是個男子，當然早已成了家，有了小孩，即使自己是個老鰥夫，或者也就不

這麼孤苦伶仃的了。是的，自己什麼也不缺，只缺個兒子。自己的壽數越大，有兒子的希望便越小，祝壽本是件喜事，可是又似乎應落淚。不管自己怎樣改了良，沒人繼續自己的事業，一切還不是白饒？

上半天，他非常的喜歡，大家給他祝壽，他大模大樣的承受，彷彿覺出自己是鰲裏奪尊的一位老英雄。下半年，他的氣兒塌下點去。看看女客們攜來的小孩子們，他又羨慕，又忌妒，又不敢和孩子們親近，不親近又覺得自己彘扭。他要鬧脾氣，又不肯登時發作，他知道自己是外場人，不能在親友面前出醜。他願意快快把這一天過去，不再受這個罪。

還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早晨給車夫們擺飯的時節，祥子幾乎和人打起來。

八點多就開了飯，車夫們都有點不願意。雖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車份兒，可是今天誰也沒空着手來吃飯，一角也罷，四十子兒也罷，大小都有份兒禮金。平日，大家是苦漢，劉四是廠主；今天，據大家看，他們是客人，不應當受這種待遇。況且，吃完就得走，還不許拉出車去，大年底下的！

祥子準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滾之列，可是他願意和大家一塊兒吃。一來是早吃完好去幹事，二來是顯着和氣。和大家一齊坐下，大家把對劉四的不滿意都挪到他身上來。剛一落座，就有人說了：「哎，您是貴客呀，怎和我們坐在一處？」祥子傻笑了一下，沒有聽出來話裏的意味。這幾天了，他自己沒開口說過閒話，所以他的腦子也似乎不大管事了。

大家對劉四不敢發作，只好多吃他一口吧；菜是不能添，酒可是不能有限制，喜酒！他們不約而同的想拿酒殺氣。有的悶喝，有的猜開了拳；劉老頭子不能攔着他們猜拳。祥子看大家喝，他不便太不隨羣，也就跟着喝了兩盅。喝着喝着，大家的眼睛紅起來，嘴不再受管轄。有的就說：「祥子，駱駝，你這差事美呀！足吃一天，伺候着老爺小姐！趕明兒你不必拉車了，頂好跟包去！」祥子聽出點意思來，也還沒往心中去；從他一進人和廠，他就決定不再充什麼英雄好漢，一切都聽天由命。誰愛說什麼，就說什麼。他納住了氣。有的又說了：「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，咱們憑力氣掙錢，人家祥子是內功！」大家全哈哈的笑起來。祥子覺出大家是「咬」他，但是那麼大的委屈都受了，何必管這幾句閒話呢，他還沒出聲。鄰桌的人看出便宜來，有的伸着脖子叫：「祥子，趕明兒你當了廠主，別忘了哥兒們哪！」祥子還沒言語，本桌上的人又說了：「說話呀，駱駝！」

祥子的臉紅起來，低聲說了句：「我怎能當廠主？！」

「哼，你怎麼不能呢，眼看着就咚咚嚓¹啦！」

祥子沒繞搭過來，「咚咚嚓」是什麼意思，可是直覺的猜到那是指着 he 與虎妞的關係而言。他的臉慢慢由紅而白，把以前所受過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來，全堵在心上。幾天的容忍緘默似乎不能再維持，像憋足了的水，遇見個出口就要激衝出去。正當這個工夫，一個車夫又指着他的臉說：「祥子，我說你

¹ 咚咚嚓：結婚時的鼓樂聲。這裏暗指祥子要娶虎妞為妻。

呢，你才真是『啞巴吃扁食——心裏有數兒』呢。是不是，你自己說，祥子？祥子？」

祥子猛的立了起來，臉上煞白，對着那個人問：「出去說，你敢不敢？」

大家全楞住了。他們確是有意「咬」他，撇些閒盤兒，可是並沒預備打架。

忽然一靜，像林中的啼鳥忽然看見一隻老鷹。祥子獨自立在那裏，比別人都高着許多，他覺出自己的孤立。但是氣在心頭，他彷彿也深信就是他們大家都動手，也不是他的對手。他釘了一句：「有敢出去的沒有？」

大家忽然想過味兒來，幾乎是一齊的：「得了，祥子，逗着你玩呢！」

劉四爺看見了：「坐下，祥子！」然後向大家，「別瞧誰老實就欺侮誰，招急了我把你們全踢出去！快吃！」

祥子離了席。大家用眼梢兒撩着劉老頭子，都拿起飯來。不大一會兒，又噓噓啞啞的說起來，像危險已過的林鳥，又輕輕的啾啾。

祥子在門口蹲了半天，等着他們。假若他們之中有敢再說閒話的，揍！自己什麼都沒了，給它個不論秧子吧！

可是大家三五成羣的出來，並沒再找尋他。雖然沒打成，他到底多少出了點氣。繼而一想，今天這一舉，可是得罪了許多人。平日，自己本來就沒有知己的朋友，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；怎能再得罪人呢？他有點後悔。剛吃下去的那點東西在胃

中橫着，有點發痛。他立起來，管它呢，人家那三天兩頭打架鬧饑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嗎？老實規矩就一定有好處嗎？這麼一想，他心中給自己另畫出一條路來，在這條路上的祥子，與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。這是個見人就交朋友，而處處佔便宜，喝別人的茶，吸別人的煙，借了錢不還，見汽車不躲，是個地方就撒尿，成天際和巡警們耍骨頭，拉到「區」裏去住兩三天不算什麼。是的，這樣的車夫也活着，也快樂，至少是比祥子快樂。好吧，老實，規矩，要強，既然都沒用，變成這樣的無賴也不錯。不但是不錯，祥子想，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漢的氣概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絕對不低着頭吃啞巴虧。對了！應當這麼辦！壞嘎嘎是好人削成的。

反倒有點後悔，這一架沒能打成。好在不忙，從今以後，對誰也不再低頭。

劉四爺的眼裏不揉沙子。把前前後後所聞所見的都攔在一處，他的心中已明白了八九成。這幾天了，姑娘特別的聽話，哼，因為祥子回來了！看她的眼，老跟着他。老頭子把這點事存在心裏，就更覺得淒涼難過。想想看吧，本來就沒有兒子，不能火火熾熾的湊起個家庭來；姑娘再跟人一走！自己一輩子算是白費了心機！祥子的確不錯，但是提到兒婿兩當，還差得多呢；一個臭拉車的！自己奔波了一輩子，打過羣架，跪過鐵索，臨完教個鄉下腦袋連女兒帶產業全搬了走？沒那個便宜事！就是有，也甭想由劉四這兒得到！劉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兒的人！

下午三四點鐘還來了些拜壽的，老頭子已覺得索然無味，客人越稱讚他硬朗有造化，他越覺得沒什麼意思。

到了掌燈以後，客人陸續的散去，只有十幾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還沒走，湊起麻將來。看着院內的空棚，被水月燈照得發青，和撤去圍裙的桌子，老頭子覺得空寂無聊，彷彿看到自己死了的時候也不過就是這樣，不過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，棺材前沒有兒孫們穿孝跪靈，只有些不相干的人們打麻將守夜！他真想把現在未走的客人們趕出去；乘着自己有口活氣，應當發發威！可是，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殺氣。怒氣便拐了彎兒，越看姑娘越不順眼。祥子在棚裏坐着呢，人模狗樣的，臉上的疤被燈光照得像塊玉石。老頭子怎看這一對兒，怎彆扭！

虎姑娘一向野調無腔慣了，今天頭上腳下都打扮着，而且得裝模作樣的應酬客人，既為討大家的稱讚，也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兒。上半天倒覺得這怪有個意思，趕到過午，因有點疲乏，就覺出討厭，也頗想找誰叫罵一場。到了晚上，她連半點耐性也沒有了，眉毛自己叫着勁，老直立着。

七點多鐘了，劉四爺有點發暈，可是不服老，還不肯去睡。大家請他加入打幾圈兒牌，他不肯說精神來不及，而說打牌不痛快，押寶或牌九才合他的脾味。大家不願中途改變，他只好在一旁坐着。為打起點精神，他還要再喝幾盅，口口聲聲說自己沒吃飽，而且抱怨廚子賺錢太多了，菜並不豐滿。由這一點上說起，他把白天所覺到的滿意之處，全盤推翻：棚，傢

伙座兒，²廚子，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麼些錢，都捉了他的大頭，都冤枉！

管賬的馮先生，這時候，已把賬殺好：進了廿五條壽幛，三堂壽桃壽麵，一罈兒壽酒，兩對壽燭，和廿來塊錢的禮金。號數不少，可是多數的是給四十銅子或一毛大洋。

聽到這個報告，劉四爺更火啦。早知道這樣，就應該預備「炒菜麵」！三個海碗的席吃着，就出一毛錢的人情？這簡直是拿老頭子當冤大腦袋！從此再也不辦事，不能賠這份窩囊錢！不用說，大家連親帶友，全想白吃他一口；六十九歲的人了，反倒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教一羣猴兒王八蛋給吃了！老頭子越想越氣，連白天所感到的滿意也算成了自己的糊塗；心裏這麼想，嘴裏就唸道着，帶着許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罵。

朋友們還沒走淨，虎妞為顧全大家的面子，想攔攔父親的撒野。可是，一看大家都注意手中的牌，似乎並沒理會老頭子叨嘮什麼，她不便於開口，省得反把事兒弄明了。由他叨嘮去吧，都給他個裝聾，也就過去了。

哪知道，老頭子說着說着繞到她身上來。她決定不吃這一套！他辦壽，她跟着忙亂了好幾天，反倒沒落出好兒來，她不能容讓！六十九，七十九也不行，也得講理！她馬上還了回去：「你自己要花錢辦事，礙着我什麼啦？」

² 舊時婚喪喜慶，有講究大辦的專有店鋪出賃「傢伙座兒」的。「傢伙」指杯、盤、碗、勺等等，附帶香爐、蠟扦。「座兒」是指桌、椅、條凳。

老頭子遇到了反攻，精神猛然一振。「礙着你什麼了？簡直的就跟你！你當我的眼睛不管閒事哪？」

「你看見什麼啦？我受了一天的累，臨完拿我殺氣呀，先等等！說吧，你看見了什麼？」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，嘴非常的靈便。

「你甬看着我辦事，你眼兒熱！看見？我早就全看見了，哼！」

「我幹嗎眼兒熱呀？！」她搖晃着頭說。「你到底看見了什麼？」

「那不是？！」劉四往棚裏一指——祥子正彎着腰掃地呢。

「他呀？」虎妞心裏哆嗦了一下，沒想到老頭的眼睛會這麼尖。「哼！他怎樣？」

「不用揣着明白的，說糊塗的！」老頭子立了起來。「要他沒我，要我沒他，乾脆的告訴你得了。我是你爸爸！我應當管！」

虎妞沒想到事情破的這麼快，自己的計劃才使了不到一半，而老頭子已經點破了題！怎麼辦呢？她的臉紅起來，黑紅，加上半殘的粉，與青亮的燈光，好像一塊煮老了的豬肝，顏色複雜而難看。她有點疲乏；被這一激，又發着肝火，想不出主意，心中很亂。她不能就這麼窩回去，心中亂也得馬上有辦法。頂不妥當的主意也比沒主意好，她向來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軟！好吧，爽性來乾脆的吧，好壞都憑這一錘子了！

「今兒個都說清了也好，就打算是這麼筆賬兒吧，你怎樣呢？我倒要聽聽！這可是你自己找病，別說我有心氣你！」

打牌的人們似乎聽見他們父女吵嘴，可是捨不得分心看別的，為抵抗他們的聲音，大家把牌更摔得響了一些，而且嘴裏叫喚着紅的，碰……

祥子把事兒已聽明白，照舊低着頭掃地，他心中有了底；說翻了，揍！

「你簡直的是氣我嗎！」老頭子的眼已瞪得極圓。「把我氣死，你好去倒貼兒？甬打算，我還得活些年呢！」

「甬擺閒盤，你怎辦吧？」虎妞心裏嘆道，嘴裏可很硬。

「我怎辦？不是說過了，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！我不能都便宜了個臭拉車的！」

祥子把笤帚扔了，直起腰來，看準了劉四，問：「說誰呢？」

劉四狂笑起來：「哈哈，你這小子要造反嗎？說你哪，說誰！你給我馬上滾！看着你不錯，賞你臉，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我是幹什麼的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！滾！永遠別再教我瞧見你，上他媽的這兒找便宜來啦，啊？」

老頭子的聲音過大了，招出幾個車夫來看熱鬧。打牌的人們以為劉四爺又和個車夫吵鬧，依舊不肯抬頭看看。

祥子沒有個便利的嘴，想要說的話很多，可是一句也不到舌頭上來。他呆呆的立在那裏，直着脖子嚙吐沫。

「給我滾！快滾！上這兒來找便宜？我往外掏壞的時候還沒有你呢，哼！」老頭子有點純為唬嚇祥子而唬嚇了，他心中恨祥子並不像恨女兒那麼厲害，就是生着氣還覺得祥子的確是個老實人。

「好了，我走！」祥子沒話可說，只好趕緊離開這裏；無論如何，鬥嘴他是鬥不過他們的。

車夫們本來是看熱鬧，看見劉四爺罵祥子，大家還記着早晨那一場，覺得很痛快。及至聽到老頭子往外趕祥子，他們又向着他了——祥子受了那麼多的累，過河拆橋，老頭子翻臉不認人，他們替祥子不平。有的趕過來問：「怎麼了，祥子？」祥子搖了搖頭。

「祥子你等等走！」虎妞心中打了個閃似的，看清楚：自己的計劃是沒多大用處了，急不如快，得趕緊抓住祥子，別雞也飛蛋也打了！「咱們倆的事，一條繩拴着兩螞蚱，誰也跑不了！你等等，等我說明白了！」她轉過頭來，衝着老頭子：「乾脆說了吧，我已經有了，祥子的！他上哪兒我也上哪兒！你是把我給他呢？還是把我們倆一齊趕出去？聽你一句話！」

虎妞沒想到事情來得這麼快，把最後的一招這麼早就拿出來。劉四爺更沒想到事情會弄到了這步天地。但是，事已至此，他不能服軟，特別是在大家面前。「你真有臉往外說，我這個老臉都替你發燒！」他打了自己個嘴巴。「呸！好不要臉！」

打牌的人們把手停住了，覺出點不大是味來，可是糊裏糊塗，不知是怎回事，搭不上嘴；有的立起來，有的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牌。

話都說出來，虎妞反倒痛快了：「我不要臉？別教我往外說你的事兒，你什麼屎沒拉過？我這才是頭一回，還都是你的錯兒：男大當娶，女大當聘，你六十九了，白活！這不是當着大